

《東華漢學》第4期；頁147-170
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6年9月

《西遊原旨》中「妖魔」的內丹意涵

王婉甄*

【摘要】

《西遊原旨》係清代全真教道士劉一明對《西遊記》之詮評。他利用轉譯的方式將取經四眾、妖魔精怪、神祇護法等，全都賦予內丹意涵。本文以妖魔精怪作為討論主體，從劉一明的內丹架構出發，觀察其如何轉換小說與內丹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。

*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

關鍵詞：西遊原旨 西遊記 內丹 劉一明 妖魔

前言

過去已經有學者注意到西遊故事中，所蘊含的宗教意識，且成就斐然。如柳存仁詳考小說中的韻文篇章，有出自馮尊師《鶴鳴餘音》、張伯端《悟真篇》、馬丹陽《漸悟集》等，加上書裡隨處可見的道教文字，猜測「也許也還有一個已經散佚或失落了的全真教本子的小說《西遊記》存在的可能。」¹余國藩則認為《西遊記》有著複雜的宗教意義，「這種宗教意義，乃由小說中直指儒釋道三教的經典所形成的各種典故與象徵組成。」²因此在佛教方面，《西遊記》強調了必須受苦難，才能贖罪開悟；儒家方面，承繼養心、修心的觀念，藉以修身、正心；道教方面，加入了煉養內丹以長生不老觀念，作為取經歷程的特殊目的。其他如張橋貴藉由故事中對道士的貶抑，觀察《西遊記》「一定程度上曲折的反

¹ 柳存仁：〈全真教和小說西遊記〉，收於《和風堂文集》下冊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)，頁1367。原1985年刊《香港明報》。

² 余國藩：〈宗教與中國文學〉，收於《余國藩西遊記論文集》(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，1989)，頁196。本文英文版1986年11月發表於「輔仁大學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」。

映了明代道教的現狀，尤其是其陰暗的一面。」³李安綱提出「《西遊記》依據《大丹直指》的步驟和內容來安排悟空的修煉和成長過程，形象生動地揭示了成聖為仙的各個層次和境界。」⁴陳洪、陳宏以文本中的道教文字推斷，「《西遊記》在流傳過程中是存在過一個被全真教化的環節。」⁵學者們從文本內容的特色，解釋《西遊記》宗教詮釋的可能。

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，本文想要關注的是，《西遊記》的閱讀者，又是帶著什麼樣的觀點來看待《西遊記》。簡單來說，在玄奘率眾西行取經的故事中，既有著佛教典故的寓意象徵，也有著儒家正心的自我修養，以及道教丹道的文字暗示，使得《西遊記》閱讀者，在同一個文本平台，發展不同的宗教解釋，形成眾聲喧嘩的多元成果。而每一個閱讀者特有的經驗與視界，也將影響著他們切入故事的角度與態度。

劉一明，係清代全真教道士⁶，《西遊原旨》即其對《西遊記》之詮

³ 張橋貴：〈《西遊記》與明代道教〉，《道教學探索》8期，頁372，1994年12月。

⁴ 李安綱：《西遊記奧義書4·觀世音的圓照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44。以及李安綱：〈《西遊記》與全真道文化〉，《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19卷2期，頁2至頁7，2001年4月。

⁵ 陳洪、陳宏：〈論《西遊記》與全真教之緣〉，《文學遺產》2003年6期，頁114。

⁶ 「在清乾、嘉年間，西北地區出了一個著名龍門派道士，即長期活動於陝、甘、寧一帶的龍門派第十一代徒裔劉一明。」見卿希泰主編：《中國道教史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6），第四卷，頁155。案：筆者遍考全真道道史、

評。他認為《西遊記》乃全真龍門派教祖丘處機，在三教一家基礎上，藉三藏師徒取經故事，演繹內丹性命之學。對他而言，《西遊記》同於《道德》、《陰符》、《南華》、《文始》、《參同》、《悟真》等丹經⁷，是內丹修煉的重要典籍，為「古今丹經中第一部奇書」⁸。於是劉一明將取經四眾、妖怪磨難、情節故事，一一對應內丹修煉功法，藉以彰顯《西遊》取經故事背後之道教意涵。囿限於篇幅，本文僅從西行路上層出不窮的「妖怪磨難」出發，試圖進入劉一明的思考脈絡，觀察故事《西遊》的妖魔精怪，安置於內丹《西遊》的功法中的具體實踐。

一、內丹修道原則

承繼道教對宇宙生成的解釋，劉一明以「道」作為萬物初始的本體。道之為道，無形無象，不有不無，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，

譜系，皆未見錄劉一明，可能與道教密受之傳統有關。而卿希泰先生之所以判定劉一明「龍門派第十一代徒裔」，可能以元世祖御賜龍門派字輩二十字：「道德通玄靜，真常守太清。一陽來復本，合教永圓明」為據。

⁷ 劉一明：《會心內集》，《道書十二種》下冊(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3)，卷下，頁7，總頁366。

⁸ 劉一明：《西遊原旨·讀法》，《古本小說集成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據嘉慶25年湖南常德府護國菴重刊本影印。1990年)，卷首，頁29，總頁63。

包羅天地，生育萬物。」⁹儒家稱為「太極」，道家稱為「金丹」，佛教稱為「圓覺」，亦可名為「先天生物之祖氣」。然而道非死寂，應是活潑靈動，可以化生陰陽萬物。因此劉一明言：

然則太極者，萬化之根本，生物之祖氣。有此太極，方有陰陽，方有四象，方有八卦，方有六十四卦。若無太極，陰陽於何而出？四象於何而生？八卦於何而列？六十四卦於何而行？¹⁰

一氣運動，陰陽八卦分立後，萬物於焉成型。因此太極既是生物祖氣，也是萬物造化之源、性命之根、死生之本，更是內丹煉養返還的終極目標。只是劉一明又提出「兩重天地說」：

兩重天地，先天後天也。四個陰陽，先天後天陰陽也。先天陰陽以氣言，後天陰陽以質言。先天陰陽，太極中所含之陰陽；後天陰陽，太極中生出之陰陽。金丹大道取其氣，而不取其質，於後天中返先天，故曰：先天大道。¹¹

所謂先天陰陽，又稱之為「外陰陽」，出自於道之本然境界，是「逆

⁹ 劉一明：《修真辨難》，《道書十二種》下冊，卷上，頁1，總頁123。

¹⁰ 劉一明：《周易闡真》，《道書十二種》上冊，卷首，頁6，總頁21。

¹¹ 《修真辨難》卷上，頁1，總頁124。

運之陰陽，生乎天地者也。」墮入形體之後，遂生出後天陰陽，又可稱之為「內陰陽」，是「順行之陰陽，天地所生者也。」¹²簡單來說，一個是超越、無限的道體境界，一個是有限、生滅的現實世界。

人法自然，劉一明也援此觀照生命的起源。他認為人在未生身之前，陰陽二氣交感之時，在母胎中，「有先天一點祖氣，渾渾淪淪，始而凝胎，既而養胎，終而全胎。始之終之，皆此祖氣成就之，別無加雜。」¹³此時，生命開始孕育，尚未有七情六慾，仍處於先天「虛空」¹⁴狀態。待十月胎圓蒂落，嬰兒初生，形貌俱有，先天後天開始交雜混融。只是此階段「先天統後天，後天順先天，先後混成，混混沌沌，無識無知，

¹² 同前註。

¹³ 劉一明：《象言破疑》，《道書十二種》上冊，卷上，頁2，總頁320。

¹⁴ 「虛空」一詞，雖較近於佛教的遮蔽表達語，然而劉一明援以解釋人當父母未生身以前的本來面目。《象言破疑·胎中面目》：「殊不知母胎中，只有先天一點祖氣，渾渾淪淪，始而凝胎，既而養胎，終而全胎。始之終之，皆此祖氣成就之，別無加雜。當斯時也，雖有人形而無人道，天地萬物，水火刀兵，俱不能傷；七情六欲，五賊四相，俱不能近。究到實處，只一虛空而已。古仙教人修道，返於父母未生身以前面目者，即返於虛空之境，而無聲無臭也。無聲無臭，即是無極。無極者，無之極，即是一無而已。」卷上，頁2，總頁320。《修真辨難》：「問曰：「陰陽既分先天後天矣，何以又有內陰陽外陰陽之說乎？」答曰：「內陰陽即後天之陰陽，生於形體。外陰陽即先天之陰陽，出於虛空。形體陰陽，順行之陰陽，天地所生者也；虛空陰陽，逆運之陰陽，生乎天地者也。所謂內外者，以用言耳。」卷上，頁1，總頁124。

一真而已。」¹⁵經過根塵未發、喜樂隨興的孩兒面目，到了知識漸開、善惡分判的成人之年，七情六慾並起，喜怒哀樂皆發。於是「後天用事，陰進陽退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內而萬念作殃，外而萬物牽引。內外加攻，陽氣消盡，一身純陰，三寶耗盡，魂魄難存」¹⁶，生命遂歸於終亡，此即「順行造化，生人之道」。由此，劉一明提出「逆行造化，修仙之道」。所謂「逆行」，即屏除人身後天之情慾善惡與一切客習染氣，「逆回於父母生身之初」¹⁷，回到未生身之前虛靈面目。

劉一明透過二重天地的建立，除了解釋生命的起源，也提供仙道可成的內在理據。換言之，先天世界是永恆靈明，但與之對立的後天世界，卻是汙濁生滅。落實在生命發展軌跡，人未生身之前也有一點先天虛靈真氣。只是順其所生，則濁氣漸長，人終將走向死亡滅絕。於是，人處於先天與後天的聯繫位置上，既能順其所生，亦可逆而成真，全憑一己之擇。也就是說，劉一明認為有形的後天性命，生滅無常，為假；無形的先天性命，與道同一，是真。但無論先天、後天，皆附著於人身，有連屬關係，因此內丹之道在借假還真，反還先天。

道教之所以解釋宇宙、生命之起源，目的在提供內丹修煉之理據。因為道教始終相信人生有萬般虛假、痛苦，以及無盡的輪迴。劉一明也

¹⁵ 《象言破疑》，頁3，總頁321。

¹⁶ 同前註，頁4，總頁323。

¹⁷ 同前註，頁1，總頁31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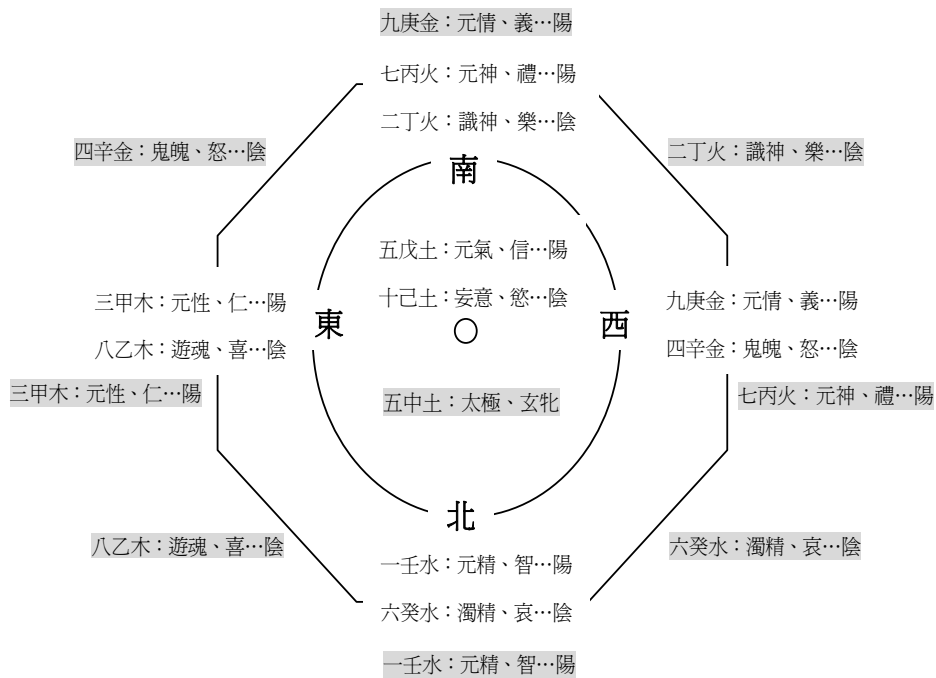
認為：

人生在世，萬般皆假，惟有性命是真。舉世之人認假為真，將性命二字置於度外，恩愛牽絆，為衣為食。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。晝夜奔忙，千謀百計，損人利己，貪圖無厭。水火刀兵之處也去，虎狼煙瘴之處也去。生死不顧，存亡不管，碌碌一生，無有休歇。為子孫作長久計，及至精神耗散，氣血衰敗，大病臨身，臥床不起。雖有孝子賢孫，替不得患難；姣妻愛妾，代不的苦楚。生平恩愛，到此一無所恃。三寸氣斷，一靈不返。彼是誰而我是誰，言念及此，生平恩愛，有何實濟？既無實濟，則知恩愛為人生之大苦，須要早早看破。¹⁸

承此對人生的基本假設，劉一明遂統合兩重對立的宇宙生成與生命化育，結合〈河圖〉、〈洛書〉，開展出其內丹修煉理論，提供學道者屏棄人生之假，追求長生之真的可行之道。且將劉一明說法整理如下圖¹⁹：

¹⁸ 劉一明：《通關文》，《道書十二種》上冊，卷上，頁1，總頁264。

¹⁹ 此圖係〈河圖〉、〈洛書〉所疊成。圓圖代表〈河圖〉，說明文字即化生後之陰、陽五行。方圖代表〈洛書〉，以網底文字表示各方位之意涵。



劉一明以〈河圖〉代表五行順行，自然無為之道。中間五點攢簇於一處者，即太極之象，亦即人未生身之前的本然面貌。以此再分為先天五行與後天五行。以先天言，一為元精(壬水)，三為元性(甲木)，五為元氣(戊土)，七為元神(丙火)，九為元情(庚金)。因落於未生身之前，故為「先天五行」。當破胎而出，墮於形體之後，濁而有形，則為「後天五行」。是以二為識神(丁火)，四為鬼魄(辛金)，六為濁精(癸水)，八為遊魂(乙木)，十為妄意(己土)。故劉一明總言曰：「無為之道，乃不外此〈河圖〉妙理。〈河圖〉自中而生陰陽五行，即生人順生之道也。河圖五行，陰陽相合，一氣渾然，即生聖逆運之道也。逆運非返還之謂，乃逆藏五行，

歸於中黃太極，復見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耳。」²⁰換言之，即識神逆回元神，鬼魄逆回元情，濁精逆回元精，遊魂逆回元性，忘意逆回元氣。也就是，教人將落於形體的後天五行，去假存真，回到未生前的虛空面目。

劉一明又以〈洛書〉九宮釋之。〈洛書〉是陰陽錯綜變化之圖。其所謂「九宮」，即左圖八方位加中間一土。不同於〈河圖〉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、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又生金的順行律則，〈洛書〉象徵的是逆剋之理，意即中土剋北水、北水剋西火、西火剋南金、南金剋東木、東木剋中土，皆是「陰前陽後，靜以制動」²¹。

總的來說圓形〈河圖〉象天，從太極中安身，是內丹修煉了性之功夫；方形〈洛書〉象地，在陰陽中造作，則是了命功夫。因此「無為以修內，有為以修外，修內者性也，修外者命也。上德者，修性而命即立，自誠而明也；下德者，須先修命而後修性，自明而誠也。」²²無論修性、修命，皆不脫此〈河圖〉、〈洛書〉之範疇。

二、妖魔形象詮釋楚辭

劉一明既然認定《西遊記》「闡三教一家之理，傳性命雙修之道」，

²⁰ 《周易闡真》，卷首，頁2，總頁14。

²¹ 同前註，頁3，總頁16。

²² 同前註，卷首，頁4，總頁18。

²³勢必得將《西遊》故事中的情節、角色與內丹系統繫聯，使各安其位，各顯其義。如《西遊原旨·讀法》中第三十五專論行者師兄弟三人功夫變化，言：

《西遊》寫三徒本事不一。沙僧不變，八戒三十六變，行者七十二變。雖說七十二變，其實千變萬化，不可以數計。何則？行者為水中金，乃他家之真陽，屬命，主剛，主動，為生物之祖氣，統七十二候之要津。無物不包，無物不成，全體大用，一以貫之，所以變化萬有，神妙不測。八戒為火中木，乃我家之真陰，屬性，主柔，主靜，為幻身之把柄。只能變化後天氣質，不能變化先天真寶，變化不全，所以七十二變之中，僅得三十六變也。至於沙僧者，為真土，鎮位中宮，調合陰陽，所以不變。知此者方可讀《西遊》。²⁴

其將孫行者比為「水中金」，即坎卦(☵)，亦稱為「真鉛」，又稱為嬰兒、夫，。八戒被喻為「火中木」，則是離卦(☲)，也稱為「真汞」，也可稱為姹女、妻。丹經所謂「七返」、「九還」，即返還真汞、真鉛之本性。而居中貫串功法、調和陰陽，將此兩物質相配的穩定力量即是「真土」，也稱黃婆、真意，也就是沙僧的角色。而師父唐三藏被喻為

²³ 《西遊原旨》，卷首，頁12，總頁31。

²⁴ 同前註，頁34，總頁74。

至有含至無、至無含至有的「太極之體」²⁵，指的都是人人具足，個個圓成的本然狀態○。就本體而言，此○原是太極未化之本來狀態，既分之後遂成陰陽、四象、八卦然後萬物。先天性、命即所從出，故言「太極而統五行」。只是落入形體後，為習氣拘執污染，迷失本來面目。因此必須透過性命的鍛鍊，使「性命相合，陰陽混一」²⁶，終至金丹凝結，返回本來面目○，即所謂「五行而成太極也」。至此，劉一明大致確立取經四眾在《西遊記》的「內丹」地位。

而唐僧師徒四人西行，歷經八十一難，其中可能是人為折難：如第九回〈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讎報本〉，唐僧出生未久，幾乎遭劉洪、李彪等水賊撲殺，母親殷溫嬌遂將唐僧放入水流中，後被法明寺和尚收養。又如第五十四回〈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煙花〉，四眾途經西梁女人國，國王欲招唐僧為夫，孫悟空設假婚計謀脫難。也可能是天神故意考驗：如第二十三回〈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〉，觀音、黎山老姆、普賢、文殊四神祇，化身半老寡婦與少女，試驗取經人決心。如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，四人行經萬壽山地仙之祖鎮元子的五莊觀，悟空三人偷吃人參果並毀壞人參樹，惹來一場厄難。但更多的是妖

²⁵ 劉一明：「《西遊》三藏喻太極之體，三徒喻五行之氣。三藏收三徒，太極而統五行也；三徒歸三藏，五行而成太極也。知此者方可讀《西遊》。」同前註，讀法第三十條，卷首，頁33，總頁71。

²⁶ 《周易闡真》卷首，頁16，總頁42。

魔精怪，劉一明如是說：

《西遊》所稱妖精，有正道中妖精，有邪道中妖精。如小西天獅駝洞等妖，旁門邪道妖也。如牛魔王、羅刹女、靈感大王、賽太歲、玉兔兒，乃正道中未化之妖，與別的妖不同。知此者方可讀《西遊》。²⁷

《西遊記》中的妖怪形象多樣，來源不一。有思凡下界的侍右童子，如第三十三回至三十五回在平頂山作亂的金角大王、銀角大王，他們原是太上老君看顧金爐、銀爐的童子。也有走其不備的神仙座騎，如第六十八回至七十一回降朱紫國麒麟山獬豸洞的賽太歲，即是觀音座騎金毛吼。更有在山野林間的修煉精怪、邪門歪道，如第四十四回至第四十六回在車遲國與悟空鬥法的虎力、羊力、鹿力大王，即是由虎、羊、鹿三種動物變現。此等妖魔精怪成難，在西行十萬八千里中總共佔了六十二難。但無論是正道之妖或邪道之妖，不管是思凡下界或修煉成精，劉一明也都將其安置於內丹系統中，賦予其內丹意義。

(一)符號轉譯

劉一明將《西遊》故事中最引人入勝的妖邪作亂，繫聯解釋成內丹

²⁷ 同前註，讀法第二十三條，卷首，頁32，總頁69。

功法，主要是透過轉譯的方式。符號是由符碼與符旨組合而成，而符碼與符旨之間又是透過使用羣體約定俗成之後的結果。劉一明將《西遊記》定位為丹經，認為是丘處機洩漏內丹功訣次第之作，閱讀大眾則是有志學道者，因此他將故事文字解碼，拆解原本作為小說故事的內涵，重新詮解《西遊》，「俾有志于性命之學者，原始要終，一目了然，知此《西遊》乃三教一家之理，性命雙修之道。庶不惑於邪說淫辭，誤入分道旁門之塗。」²⁸根據整理，劉一明或取字音、或取字義、或取字型、或取卦位、或取象徵。但轉譯方式並非截然可分，而是交互作用而成。為求說明，茲簡述如下：

1 · 取字音

所謂「取音」，即利用相同或相似之字音，轉化意義。例如第六十七回，一行人在七絕山受阻於穢道「稀柿衙」，成為一難。劉一明以「稀」同「希求」，「柿」同「市利」，「七絕」為「七情」，用來表示：「人生世間，惟貨利是圖，而錮蔽其靈竅；惟情慾所嗜，而堆積其塵緣。填滿胸懷，積久成蠱，其污穢惡臭，尚認言哉？」²⁹八戒拱開穢道，打撒道路，一行順利西行。修道之人去除情慾貨利、世情塵緣之染污，才能盡性至命，心定丹結。

²⁸ 同前註，卷首，頁17，總頁42。

²⁹ 同前註，卷十七，第67回，頁11，總頁1922。

再如第七十四回，唐僧一行經八百里獅駝嶺，逢太白金星報信。其預告前行凶險，將遇獅駝洞青毛獅怪、黃牙白象、大鵬金翅鵬三魔，手段不差，當留心謹慎。劉一明此解「獅駝嶺」曰：「獅者，喻其師心自用；駝者，比其高傲無人。師心高傲，則雄心氣盛，故曰獅駝嶺。」³⁰其中大魔為青毛獅怪，欲爭天為王，被比擬為「師心自用、妄意私猜之學」，是用心著空之妖。

2 · 取字義

第五十九回，取經四眾遇上無春無秋、四季皆熱的「火焰山」，又成一難。《原旨》如是解：「火焰山者，火性炎上，積而成山，則為無制之火，喻人所秉剛燥之火性也。火性無制，遍歷諸辰，八卦生氣，俱為所灼，故有『八百里火焰，四周圍寸草不止。若過得山，就是銅腦蓋，鐵身軀，也要化成汁哩』。」³¹換言之，劉一明直用「火」向上竄燒之義，釋其火炎燥熱，積而成山；八百里廣大無制，說萬物皆受其累，取經人亦受其阻。如同丹道修煉，若秉性燥動，則無法洞見清明真性，必然功敗垂成，受燥性所累。

另如六十二回，祭賽國金光寺黃金寶塔原是夜放霞光，不期遭血雨玷汙，國王遷怒和尚，致使悟空一行必停於此，取寶救僧。「祭以表心，

³⁰ 同前註，卷十八，第74回，頁11，總頁2149。

³¹ 同前註，卷十五，第59回，頁12，總頁1685。

賽以爭勝，隨心所欲，顧其外而失其內。」³²心之本然應是空洞無染，只因落於後天，恣情逐欲，心迷性昧，是非莫辨，真假不分。如同金光寺寶塔被染污一般，穢污百端，不見其明。只是一昏而無所不昏，莫知底止。於是國王不察明事理，遷怒眾僧；官吏不察明事理，拷打眾僧。整個祭賽國，文不賢，武不良，國君無道。故悟空必得取回寶貝，於故事中救得國君百官重拾賢良善道，於內丹則顯揚復返人心清明之修性道理。

3 · 取字型

除了以同音或音近之法轉譯文字外，劉一明也將字形拆解成若干元素，或利用故事情節還原成字形符號，以解釋《西遊記》的內丹意蘊。

唐僧過了兩界山，收伏悟空、龍馬後，行經觀音禪院。入禪院後「一小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盤兒，三個法藍茶鍾」，唐僧直誇物器，才開啟袈裟被竊之難。劉一明於此解釋：「明明寫出一心字也。羊脂盤兒，象心之一勾；三個法盤藍鍾，肖心之三點，非心而何？」³³後來袈裟被黑風洞黑熊怪趁亂偷走，悟空追討時，「見一個小妖左脇下夾著一個梨木匣兒，從大路而來」，有張請帖送邀大闡金池老人參加「佛衣會」。劉一明解為：「分明寫出一個情字耳。小妖喻情之小，梨色青喻情之青，小

³² 同前註，卷十六，第62回，頁10，總頁1784。

³³ 同前註，卷五，第16回，頁9，總頁494。

左而夾一青，非情而何？」³⁴小妖的小字，形近為「𠂔」；梨木匣則取其色，為「青」；因小妖將其夾於左，為「情」字。劉一明試圖透過黑風怪因欲望而偷袈裟，說明修道人欲動則情生，情生則心亂。故悟空得將小妖劈為肉醬，使情亡心死，心死則欲可消，修道才有活路可言。此係利用情節還原為字型。

第二十八回，悟空被唐僧驅逐後，三人經過黑松林遇上奎木狼星下凡的黃袍怪，劉一明解：「黃者，土色；袍者，包衣，言為土之包羅也。」³⁵以黃袍怪與沙僧的爭鬥，突顯內丹中金公一去，則假土為害。第六十回，羅剎女的芭蕉扇只有杏葉兒大小，劉一明解：「杏字，木下有口，仍取『巽』象。『巽』卦☴上實下虛，實為大虛為小，雖大而究不離小，明示寶貝即『巽』也。」³⁶將「杏」字拆解成木與口後，以「巽卦」的陰爻象口之虛，也以「巽為風」象芭蕉扇搧風之義。此即拆字形詮解之例。

³⁴ 同前註，卷五，第17回，頁9，總頁518。

³⁵ 同前註，卷八，第28回，頁10，總頁812。

³⁶ 同前註，卷十六，第60回，頁13，總頁1724。

4·取五行卦象

為方便分說功法次第，內丹學家往往藉由五行生剋、卦象寓意解釋之。劉一明《西遊原旨》亦如是，將符號與五行、卦位對應，說明內丹修持，是轉譯最常用的方法。如第二十至二十一回，唐僧、悟空、八戒與龍馬行經黃風嶺黃風洞，遇上

黃毛貂鼠化身的黃風大王與其虎先鋒，致使唐僧落難。此處虎先鋒，解為：「黃風者，不定之土，妄意也。心動而意不定，是心即意之先見者，故曰前路先鋒。」³⁷黃毛貂鼠解為：「黃為土色，鼠性善疑，是為不定疑二

五行	木	金	火	水	土
五方	東	西	南	北	中
五色	青	白	赤	黑	黃
五德	仁	義	禮	智	信
五物	遊魂	鬼魄	識神	濁精	妄意
五賊	喜	怒	哀	樂	慾
五臟	肝	肺	心	腎	脾

之意土也。」五行除了配之以五方位、五色，在內丹中也輔之以五元、五德、五物、五賊等。簡單製成表格如右。

黃色五行配土，五物配妄意，即妄動之意。又鼠性善疑，是為黃毛貂鼠，故為不定疑二之土。意不定，所以心不明；心不明，意愈不定。暗喻修道者心意之猖狂。故悟空請出位於正南之位的靈吉菩薩協助收伏鼠怪，因為其代表：「南者，離明之地，正真靈居住之鄉，靈而居明，

³⁷ 同前註，卷六，第20回，頁11，總頁597。

則係靈明可知。」³⁸南為火處，火為離卦，為明，故為「離明之地」。因靈吉菩薩居之，故曰「靈明」。靈吉菩薩得以收伏黃毛貂鼠，如同靈明罔覺，致使妄意無所不至，當以靈明剿滅之，復返心意之澄清不二。

再如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，唐僧為善念所迷，執意解救妖所變化之七歲赤條條小兒，遂給攝去，又是一難。悟空打聽山神後才知，紅孩兒住在枯松澗火雲洞，是羅剎女與牛魔王之子，曾在火焰山修煉，牛魔王使之鎮守號山。七乃「火數」，赤為「火色」，火雲洞「怒氣如雲」，羅剎女之子「巽而為離」，牛魔王使之鎮守號山是「妄意所使」³⁹。此妖形容至此，皆是「有火無水之象」，全是一團火性。唐僧因火性所害，致使禪心不定，正心散亂，使得妖邪趁虛而入。悟空只好請出南海觀音，以淨瓶之水滅其燥火。蓋燥性之發，由於失覺誤察，善念所迷。請出「觀音」，即在靜觀密察；其位於南海，仍是離明之地。故觀音縛紅孩，即「神明內照，性情和平，燥性之化，更何有火之妄動」⁴⁰。

5 . 取寓意

劉一明在轉譯故事為內丹功法時，除符號的解碼外，也用情節寓意解釋之。如第二十七回，白虎嶺白骨夫人為戲弄唐僧，或分身為美貌女

³⁸ 同前註，卷六，第21回，頁12，總頁623。

³⁹ 同前註，卷十，第40回，頁13，總頁1136。

⁴⁰ 同前註，卷十一，第42回，頁12，總頁1189。

子、或化為八旬老婦、或變為伶仃老人。悟空識得妖魔之假，一一舉棒打死，卻換來唐僧怒逐。故劉一明將屍魔化身分別解為「少年美貌屍首之假」、「老年伶仃屍首之假」、「老少盡假，美醜盡假，老死之後一堆粉骨，而不可認以為真」⁴¹。然而唐僧以假為真，性亂心迷，驅逐悟空，前難不遠。劉一明認為祖師藉以勸喻修道之人，切勿執著於色身，明示「幻身陷真之苦」。

第四十四回唐僧師徒路經車遲國，見和尚搬磚蓋房，苦不堪言。遂化身雲水道士，問得虎力、羊力、鹿力除設壇祈雨，也會燒丹煉汞、點石成金，又興蓋三清觀宇，祈君萬年不死，遂使車遲國王向道滅佛。劉一明於此特言：「天下修行者，多以凝結精血為內丹，燒鉛煉汞為外丹，妄想以此為修性了命之具。直至氣血凝滯而出瘡癩，火毒攻外而爛肌膚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不過多受苦楚而已，何能長壽延年乎？」⁴²劉一明藉故事中徒事燒煉外丹之道士，抨擊旁門小術。並勸喻學道之人，當訪求明師，尋得修真之正道。

為方便分說，概分劉一明轉譯的方法為字音、字義、字型、五行卦位與寓意五種。然而在《西遊原旨》真正落實的，未必能截然區分，往往是多種並用。如「五莊觀人參果」，其既以字音解：「人參果者，參與生同音，猶言為人生之結果。」也以字型解：「又參與叁同體，天得

⁴¹ 同前註，卷八，第27回，頁10，總頁788。

⁴² 同前註，卷十一，第44回，頁12，總頁1241。

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人得一以靈，言人與天地為參之結果。」⁴³但無論是單一分析或多種並用，劉一明皆是企圖透過符碼與符旨的重構，將故事《西遊》，轉化為內丹《西遊》。

(二)內丹寓意

劉一明承繼道教傳統，解釋宇宙生成的最終理序為「道」。當道發用，化生萬物之後，「兩重天地」於焉建立，與之相應的是對生命形體起源的解釋。只是無論是宇宙論的提出，或者生命起源的探討，都是要為內丹修煉提出理論根據。因為人生是苦、是虛，若只是順應生命軌跡發展，人將落入無盡輪迴之中。所以劉一明要學道者識得人生的侷限性，分辨內丹次第中「有火候，有工程，有權變，有遲速，有急緩，有收放，有隱顯，有方圓，有盈虧，有止足，有等等作用」⁴⁴，然後知其道之混混淪淪，知其法之次第漸進，性命雙修，復返先天本然面目，證得金丹大道。劉一明透過轉譯的方式，將《西遊記》與內丹理論結合，除了取經四眾各有其位外，妖魔精怪對取經人的磨難，也在其中安上位置。茲以「借假示真」之原則、「功法次第」之修持與「劈破旁門」之教誨三個面向，分論妖魔精怪的內丹意涵。

⁴³ 同前註，卷七，第24回，頁11，總頁706。

⁴⁴ 劉一明：《修真後辨》，《道書十二種》下冊，卷下，頁11，總頁172。

1 · 借假示真

前文已論及，內丹修煉即在返還先天本然狀態，超凡入聖，立躋聖位。這種後天返先天的逆運原則，就是劉一明的修道原則。後天與先天是體用關係，同理，真與假也是體用關係。因此他說：「真者借假而施功，假者借真而生形。無假不現真，無真不現假。假即在真之中，真而在假之中。大道後天中返先天，亦是此意也。」⁴⁵簡單來說，先天變為後天是「順則成人」之必然，而後天的身軀形體都是虛假，是無法自然返還。因此只好透過有為功法，辨識隱藏於後天之一點真氣，逆運返還於先天。《西遊記》裡的妖怪，即扮演著「假」的位置，借以示真。

劉一明在《西遊原旨·讀法》第二十五條提到：

《西遊》有欲示真而先劈假之法。如欲寫兩界山行者之真虎，而先以雙蟻嶺之凡虎引之。欲寫東海龍王之真龍，而先以雙蟻嶺蛇蟲引之。欲寫行者八戒之真陰真陽，而先以觀音院之假陰假陽引之。欲寫蛇盤山之龍馬，而先以唐王之凡馬引之。欲寫沙僧之真土，而先以黃風妖之假土引之。通部多用此意，知此者方可讀《西遊》。⁴⁶

援二十、二十一回黃風大王為例，在黃風嶺遇難之前，唐僧已收伏

⁴⁵ 《修真辨難》，卷上，頁3，總頁128。

⁴⁶ 《西遊原旨》，卷首，頁32，總頁70。

悟空(水中金、真陽)與八戒(火中木、真陰)。只是五行缺土，仍為不全之象。一行三眾加上龍馬行至黃風嶺，忽見自稱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虎先鋒攔路，八戒、悟空合力搏殺，卻被使個金蟬脫殼計攝走唐僧。首先，唐僧豈是無由遇難？忽遇旋風，唐僧立即心驚；又見猛虎現前，唐僧慌忙跌下馬；待敵我爭戰之時，唐僧持唵多心經。所以唐僧是「執心而有心」，豈是虎先鋒攝走唐僧？是「心一妄動而全身失陷，非怪之來攝，皆心之自攝。」⁴⁷故唐僧此難，推本究源，全來自見風驚心，一念之起。其次，唐僧心驚被虎所攝，「虎即心之變象」，心屬火。黃在五行為土，風乃不定之象，故黃風為不定之土，土在五物為妄意。依〈河圖〉順行之則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再生土，故稱「心在意先」，虎為黃風大王之先鋒。黃風大王是黃毛貂鼠所變，「鼠性善疑」，又是個黃鼠，更確認為妄動疑二之意土。再者，黃風大王與悟空爭戰，悟空被一陣黃風刮在空中不能攏身，眼珠酸痛，敗下陣來。是護法伽藍設莊院化現老者，給了「三花九子膏」，才醫好悟空眼病。此「三花九子膏」，即「三家合一、九轉還元之妙」。降怪為點眼之後事，故知眼一點，則靈明，即可化身蚊蟲潛入妖之洞府，伺機救師。故此靈明之藥「不特能止意土之妄動，而且能開一切之障礙」⁴⁸。最後，悟空潛入妖怪洞府聽見：「除了靈吉菩薩，其餘何懼？」悟空急尋靈吉，太白星君化身老者

⁴⁷ 同前註，卷六，第20回，頁11，總頁597。

⁴⁸ 同前註，卷六，第21回，頁10，總頁620。

指點路徑，往直南小須彌山尋。靈吉菩薩在南，南為五行屬火，卦位為離，故為離明之地。靈吉菩薩居於離明之處，故稱其「靈明」。

若以內丹功法言之，意之所以妄動，全在心之昏昧不明。心不明則意妄動，意妄動則心愈不明，所以三藏遇難，八戒無功，行者受阻。為化解此難，必尋得解藥良方。於是有若明師指點，護法伽藍提供秘訣「三家合一、九轉還元」之藥，太白星君指點靈明之妙，則妄意可定，危難可解。此處修煉關鍵在於，悟空、八戒雖已金木相會，但缺真土調和，仍然無功。故此回提出「三家合一」，意即水數一、金數四，成數為五，悟空為一家；火數二、木數三，成數為五，八戒為一家。所缺者，自為一家之土數五。然而真土、假土實為一體，故此回借假土妄動之害，提示學道者：需得師訣指點，靈明之心觀照，才可心靜意定，真土示現。也才能見得後回：「紅焰髮」配火，「不黑不青」具木、水，「鵝黃髦」為土，「露白籐」為金，以表沙僧具有五行之象⁴⁹。手持真土之杖，得以攢簇五行，和合四象。

2·功法次第

除了心性澄定靈明外，修丹最難之處即在火候的掌握。《修真九要·審明火候第七要》提及：

⁴⁹ 同前註，卷六，第22回，頁9，總頁644

藥物易知，火候最難。蓋藥物雖難覓，若遇明師點破，真知灼見，現在就有，不待他求，所以易知。至於火候，有文烹、有武煉、有下手、有休歇、有內外、有先後、有時刻、有爻銖、有急緩、有止足，一步有一步之火候，步步有步步之火候，變化多端，隨時而行，方能有準。若差之毫髮，便失之千里，所以最難。⁵⁰

對劉一明來說，「火候」不是拘泥在後天形體調息，也不是憑藉意念閉關推移的過程。它應該是不拘年月日時，「隨時變通，毫髮不得有差」⁵¹之靈動運用。《西遊記》的火焰山一案，也可演譯此一功法次第。

悟空重返取經隊伍之後，師徒四眾行經火焰山。因火盛阻路，須求得翠雲山鐵扇仙之芭蕉扇，搧熄火苗才得過。「火焰山者，火性炎上，積而成山，則為無制之火，喻人所秉剛燥之火性也。」⁵²對此剛烈之火性，須以柔性剋之，故找鐵扇仙求扇。鐵扇仙是巽卦(☴)之象，故有風。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，以陰為主，是為公主。又，巽為坤之長女，其勢足以包羅坤之全體，故又名羅剎女。巽卦初爻之陰柔，代表羅剎女所住翠雲山。巽為柔木，因此山中有芭蕉洞。翠雲山位於西南方，蓋西南為坤位，生巽之所，也是先天巽之位。故三搧扇，則得五穀養生。「三

⁵⁰ 劉一明：《修真九要》，《道書十二種》上冊，頁4，總頁195。

⁵¹ 《象言破疑》，卷上，頁2，總頁319。

⁵² 《西遊原旨》，卷十五，第59回，頁12，總頁1685。

攝者，自巽至坤三陰(☷)也，火焰山乾之三陽(☰)也。以三陰而配三陽，乾下坤上、地天相交為泰(☶)。布種及時，收穫有日，養生之道在是。」⁵³若將此擬為內丹火候，則示剛柔並濟、陰陽調和之意。火焰山火性燥熱，屬乾健之陽。乾者(☰)，是純陽之象；在火候次第，是「進陽火之卦，造命之學，所以行健而用剛道也」⁵⁴。所謂進陽火，目的在從後天返先天，必至「六陽純全、剛健之至，方是陽火之功盡」⁵⁵。既已成乾健之體，則當運陰符，陽中用陰，急尋芭蕉扇搧熄烈火。故取象巽卦(☴)，耐久而漸進，「以柔道而行剛道，不急不緩，漸次而進」⁵⁶，目的在溫養先天。以其順下之德，必至「六陰純全，柔順之至，方是陰符之功畢」，取其卦象為坤卦(☷)。陽火、陰符功力俱有，剛柔相當，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則能取向泰卦(☶)之「陽健於內，陰順於外，健順如一，陰陽相應」⁵⁷，常應常靜，聖胎完成。也就是《西遊》故事五穀養生之境界。

3 · 劈破旁門

自七十二回至七十九回，共八難六怪，皆是要學道者劈邪救正。如七十二回，以盤絲嶺盤絲洞蜘蛛女之邪辭淫語，諷刺在女人身上做活計

⁵³ 同前註，頁12，總頁1686。

⁵⁴ 《周易闡真》，卷一，頁1，總頁47。

⁵⁵ 同前註，卷首，頁18，總頁46。

⁵⁶ 同前註，卷四，頁7，總頁131。

⁵⁷ 同前註，卷一，頁8，總頁62。

之闡丹，「如同絲之盤纏牽扯而不能解脫」⁵⁸。又如七十三回，以黃花觀多目怪為喻，以為黃指「黃芽」，花為「金花」，皆是外丹燒煉之名詞，藉以批「無知之徒，以採戰、爐火為內外雙修，合而行之，妄想成丹。」⁵⁹七十四至七十七回，作怪者分別是獅駝嶺獅駝洞之青毛獅怪(文殊座下)、黃牙白象(普賢座下)，以及大鵬金翅鵬。劉一明以大魔會變化，意欲爭天，批「師心自用，妄猜私議之學」。二魔若與人爭，只消一鼻子捲去，其著意一處，批「執相守靜之學」。三魔名號雲程萬里鵬，有寶貝喚作陰陽二氣瓶，以此批心腎相交、「搬運後天精氣之學」。七十八至七十九回，危害之比丘國國丈，原為南極壽星座騎白鹿，以女色誘惑比丘國王，為悟空識破，遂挾妖后轉往柳枝坡清華洞。劉一明以柳枝、清華比為柳巷、煙花，妖后原是玉面狐狸，性淫而善迷人。而此難要使學道者知內丹所採者為先天無形之氣，而非後天男女有形之物，故劈破「採取寂滅之假，使學者積德修道耳。」⁶⁰

然其無論劈破何種旁門，皆在勸諭有志學道之士，早求明師口訣，識破一切傍門外道，去假修真，以歸妙覺也。總的來說，劉一明將《西遊》故事中為惡作難的妖魔，亦化身修煉元素，安置於內丹功法之中。這些妖魔可以是引真之假，可以是藥物火候、功法次第，也可以是旁門

⁵⁸ 《西遊原旨》，卷十八，第72回，頁11，總頁2092。

⁵⁹ 同前註，卷十八，第73回，頁12，總頁2120。

⁶⁰ 同前註，卷十九，第78回，頁10，總頁2265。

左道之象徵。以此加上取經四眾之內丹定位，《西遊記》果真如劉一明所言，實為傳性命雙修之道。

三、結論

從「道士」劉一明的閱讀視角出發，利用各種不同的轉譯方式，《西遊記》便在有意識的行為下，產生一個截然不同的詮釋。三藏師徒從故事《西遊》中歷經磨難的苦行僧，化身為內丹《西遊》的重要修煉元素。妖魔精怪從故事《西遊》的魔難製造者，轉變為內丹《西遊》的功法次第。《西遊記》也從「神魔小說」的位置，轉為「闡三教一家之理，傳性命雙修之道」⁶¹的道經。

之所以有這樣截然不同的解讀，一則是小說文字與情節本身，運用了大量道教術語，難免給讀者攀附與詮釋的空間。若以提綱挈領的回目為例，靈根孕育、心性修持、菩提真妙理、歸本合元神、八卦爐、五行山、心猿、六賊、意馬、木母、真性、本心、劈破旁門、嬰兒、金木、金丹、刀圭、情亂性從、神昏心動、黃婆運水、二心攪亂大乾坤、一體難修真寂滅、滌垢洗心、修藥物、七情迷本、鑽透陰陽竅、還歸大道真、一體拜真如、姪女求陽、元神護道、丹頭、真陰歸正會靈元、功成行滿見真如、九九數完魔滅盡、三三行滿道歸根等，都隱含了內丹術語。其

⁶¹ 同前註，卷首，頁12，總頁31。

中有代表煉丹藥物的金公、木母、黃婆、刀圭，有解後天之假的心猿、六賊、七情迷本，有代表先天之真的嬰兒、靈根、真如、元神，也有代稱功程的姪女求陽、合元神、真陰歸正、還歸大道等。二則是在文字與情節隱藏的閱讀暗示下，劉一明為全真道士，具備完整的內丹理路，也先驗的以丘處機為《西遊記》的撰作者。種種因緣激盪下，劉一明透過不同的轉譯方式，將內丹功法架構在小說《西遊》上，也就顯得順理成章。

鄭振鐸曾言：「那些《真詮》、《新說》、《原旨》、《正旨》以及《證道書》等，以《易》、以《大學》、以仙道來解釋《西遊記》的書都是戴上了一副著色眼鏡，在大白天說夢話的。」⁶²又或者認為清評本《西遊記》內丹書寫過於隱晦，而且偏重宗教，使得西遊評點看來局促而且錯失文學成就⁶³。從文學角度品評之，或許公允。倘若詮評者開宗明義將閱讀對象限定在「修道者」，那只從「文學欣賞」的角度來看《西遊記》，是否反成另一種局促？又，《西遊記》本身倘若沒有提供足堪演繹的暗示，詮評家又將如何比擬？

在台灣，與《西遊記》相關的研究討論，較多的是對小說形式與文

⁶² 鄭振鐸：〈西遊記的演化〉，收於《中國文學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244。

⁶³ 林雅玲：《清三家〈西遊〉評點寓意詮釋研究》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01。案：此係作者解析《西遊證道書》、《西遊真詮》、《西遊原旨》三家評點後的看法。

學成就的關注，較少解讀內容所蘊含的道教意識。本文並非要「確立」《西遊記》的內丹地位，也無意宣揚道教詮釋是不可取代的評點方式。只是實驗性的進入劉一明的思考脈絡，觀察其內丹思想在西遊故事的具體落實。未來或者可在道教與小說類型轉換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去思考《西遊記》的文化現象，甚至去反省明清小說的評點傳統。

The "Nei-dan" (Inner alchemy) meaning of demon characters in

"The Fundamental Purport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"

Wan-Chen Wang

Abstract

"The Fundamental Purport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", written by Yi-Ming Liu - a Quanzhen Taoist in Ching Dynasty collects Liu's explanatory comments to "The Journey to the West". By Liu's unique interpreting way, all the demons & spirits characters in "The Journey to the West" are endowed with "Nei-dan" (Inner alchemy) meaning. The principal discussion of this essay, originates from Liu's "Nei-dan" theory and observes how he interprets novel in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expression style - "Nei-dan" is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demons & spirits described in the story.

Keywords: "The Fundamental Purport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" ,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, "Nei-dan" (Inner alchemy) , Yi-Ming Liu , demon characters

(責任編輯 : 王志中 胡瑋菱)

